

11月1日,北京“最严限行令”实施后,通勤全靠那辆“皖”字车牌轿车的小陈,不得不考虑“变道”。

为了管控外埠车本地化的长期使用,新政规定了84天的进京限制,这意味着北京百万辆外埠车,每年只有约四分之一的能在京正常行驶。

这些外地车主中,不少是小陈这样的上班族。据他描述,上个月以来,他身边的车主有人把车转卖,有人抱团取暖互相搭乘,还有人把目光投向黑市里的“京牌交易”。

为了正常通勤,小陈决定通过“假结婚”买一张车牌,“伦理上,钱财上都很难承受,但是没有办法。”



## “最严限行令”下的通勤路—— 为儿子买京牌,60岁母亲假结婚

### 新政：外地车一年只能开84天

进京一年后,小陈买了车,由于没有摇号资格,只好上了个老家的车牌。

家离公司十几公里,外地车牌早晚高峰城区限行,小陈只好每天早早赶去公司,入夜时再开车回家,这种做法在外地车的圈子里很常见,“就像是开黑车,天没亮就走,天黑了再回,见不着白天的。”几年下来,除了按时去办理进京证外,他觉得还算妥当。

去年6月开始,小陈有了顾虑。

2018年6月15日,北京市交通委员会、北京市环境保护局、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布《关于对部分载客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》,加强对外地牌照客车的进京管理。通告提到,今年11月1日开始,外地车办理进京证将限制到每年12次,每次期限7天。

也就是说,政策实施后,外地车一年进京的天数只有84天,约四分

之三的时间都被限行。经营一家贸易公司的小陈对开车有很强的依赖,不仅仅是“来京办事”这么简单。

消息在圈子里传开。他身边开外地车的朋友有人把车卖了,改乘地铁公交,还有人打听租牌的消息。

新政如约而至。到了今年11月,他发现身边开外地车的人少了,小区里有些外地车一停好几天,都蒙了一层灰。

住在燕郊的刘亮平时开着一辆河北车去北京上班,他告诉记者,小区有十分之一的车是外地车牌,大多是往来京郊的通勤车。新政实施后,外地车主们组织了聊天群,开始商量对策。“都是普通的上班族,买京牌有风险,价格也难以承受,只能自寻出路。”

群里有人建议,每辆车一年能开84天,三四辆车轮着开就能满足需求,可以互相搭个顺风车。

### 摇号：中签就像“买彩票”一样

“京牌交易”的背后,是很多人对小客车指标求而不得的无奈。

北京交通委公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6月,北京市机动车的保有量621万辆(其中小客车519万辆),外地牌汽车约100万辆。

在京工作的刘丽2012年成为一名外地车主。由于没有京牌,就上了天津牌照。多年来,她和老公两人一起参加摇号,眼看着摇号从一个月一次缩减成两个月一次,比例从百比一涨到了千比一,即使摇号概率涨到了5倍,却依然没能摇中。“我们也习惯了,身边很多人摇了七八年都没中,大家都开玩笑说摇号就跟买彩票一样。”

北京实行外地车办理进京证的政策后,刘丽就得每周前往白庙检查站办证。“每周五晚上去,站里乌泱泱都是外地车,要排两个小时的队。时间久了,队伍里还出现一些黄牛,专门收费替人排队。”刘丽每

次都选择夜里12点赶过去,这样进京证期限就能往后顺延一天,自己也能多开一天。

提起外地车的不便,刘丽也深有体会。“有时候忘记办证,或者证过期了,又赶上急事儿,就只能硬着头皮上路。”

无奈之下,刘丽去年租了个京牌。“一年租金一万,还要时刻担心别出车祸,生怕跟标主承担连带责任,搞不好就吃官司。”朋友的遭遇加剧了她对租牌的担忧,“朋友花7万租了个京牌,协议使用20年,去年她想退租,却联系不上标主了。退不掉也带不走,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”

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迎迎告诉记者,因京牌租赁产生的纠纷案早有先例,“标主和车牌使用者双方都要承担连带责任,一旦发生重大事故,租赁者会面临不必要的损失。”

### 隐患：涉京牌买卖诈骗纠纷频发

事实上,除了租赁风险,“京牌交易”的背后还有着重重隐患。

今年9月,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迎迎侦办了一起涉及京牌的刑事诈骗案。被告人徐某对外谎称自己能通过“关系”帮他人获取京牌、京户甚至找工作,明码标价,甚至伪造国家机关公文,一年时间诈骗金额高达300万元。

刘迎迎介绍称,19名受害人中,有12人是因购买京牌被骗,其中有人一次性为亲朋购买6个京牌,被骗42万余元。

让刘迎迎感到意外的是,在回访时,多数受害者都不愿详谈自己的受骗经历,“他们知道京牌交易是违法行为,但是都抱着侥幸心理。”

无独有偶,今年10月,一起通过假结婚过户京牌产生的民事纠纷在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。据审判长陈扬介绍,这是一起典型的“结婚过户”引起的纠纷案例。

原告蒋某与被告王某原本不相识,因为要将手中的京牌过户给对方,两人去年5月登记结婚。陈扬法官称,双方均是再婚,结婚草率,婚

后也未共同生活。案件审理时,被告王某坦言,双方结婚的目的就是转让购车指标,双方谈好婚后女方给男方转让购车指标,登记结婚后不久,女方提出涨价,两人没谈妥,部分指标没成功过户。

之后,原告蒋某就起诉离婚。陈扬法官称,据原告蒋某陈述,她的客车指标来自于其背后老板,她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别人办理结婚过户,以此换取报酬。由于近期进京证政策的实施,老板觉得“亏了”,就坐地起价,让她起诉离婚。

陈扬法官称,类似案例时有发生,这两年数量也高于往年,但多是调解解决。她提醒说,虽然是假结婚,但在民政局登记后,双方婚姻关系是存在的,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,都有可能

在离婚时被对方处分。陈扬法官表示,按照法律规定,车牌因供生活使用,不能用于牟利活动,包括租赁买卖等。针对结婚过户这种行为,有关部门有权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。(文中小陈、刘亮、刘丽均为化名) (新京)

### 买牌：“钻个法律的空子”

11月底,小陈干脆把车子开回了老家。“没办法了,想在北京正常开车,只能搞一张京牌了。”

由于新政按年计算次数,外地车还能正常开到年底。然而,这就意味着,像小陈这样的“刚需”者要在年底前解决用车问题。

跟家人商量后,他决定买车牌。他在网上看到很多有同样困惑的网友,交流几天后觉得,最便捷的还是“结婚过户”。加了几个京牌交流群后,很快中介就找过来,“假结婚,一二十天过户车牌,十五六万的价格,行情基本都是这样。”

30岁出头的小陈眼看要操办婚事,他若想获得京牌,就要付出有一次婚史的代价。

“家人比较传统,担心我还没结婚就变二婚了,影响找对象。”纠结时,中介给他出了个主意,“让你父母来办。”一番思想斗争后,小陈60岁的母亲“主动请缨”。“都是为了我,没办法的办法。”

中介推荐了一位50多岁的男

标主,小陈揣着顾虑,带着中介和男标主回了老家。“当天就在我们那的民政局办了结婚证,几天后,我们就去北京车管所了。”小陈告诉记者,去车管所变更时,中介也跟着一起,工作人员果真没有“故意刁难”,直接就办手续了。出了车管所大门,他就把尾款转给了中介。

记者调查发现,不少人欲通过“结婚过户”购买京牌。多名中介告诉记者,自北京实施外地车限行政策开始,市场上就出现了此类“京牌交易”,近年来,京牌在黑市里的价格也随着政策收紧而不断上涨,“5年来至少翻了一倍。”

咨询时,几乎每个京牌中介都能拿出几十本转让合同,电话忙个不停。近日,记者在一家车管所看到,门口办理车牌变更的队伍排出几十米,很多都是办理“结婚过户”的车主,中介陪在一旁。

一名中介坦言,假结婚是市场上的通行手段,“京牌是刚需,男女老少都有办的,钻个法律空子。”